

影响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因素分析 ——以广西为例

肖周燕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

摘要:女性参政行为是女性社会地位的突出体现,参政积极性又是政治参与行为的基础。本文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结合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理论假设,并通过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详细论证了理论假设中农村青年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分析发现,职业、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等等是影响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个体主要内在因素。

关键词: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2-0166-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经济与社会双重转轨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已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西方对女性参政研究起步较早,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重点是女性参政的历史过程分析,参政存在的歧视和复杂性^[1],以及对女性参政的范式、策略的探讨^[2]。国内近十多年来对女性参政问题的研究也十分活跃。1993年全国妇联通过对各省的调查,在概括各省区妇女社会地位状况的同时,对农村女性的参政行为作了一般性的描述。一些学者从女性参政的必然性、现实性及规律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3]。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女性参政的意识、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较为真实地揭示出我国女性参政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这些研究文献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对女性参政研究的重视;另一方面还可以看到,以上研究文献存在明显不足,它们大多都以理论论述、局部地区调查的现状描述分析为主,缺乏具有一定规模的抽样数据为基础所进行的全面、具有代表性分析,特别是对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的定量研究还比较欠缺。更为重要的是,从上述文献中还发现,女性参政的广泛性和积极性问题未能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研究成果较少。然而,女性参政积极性与广泛性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女性参政并选拔女干部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广大女性参政的热情和各种形式参政的实践活动,女干部的选

拔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女性,首先因为青年女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群体,她们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青年女性占有不小比例,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农村政治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条件,如何动员和提高农村青年女性参政将是整个女性参政重要的一环。因此,对农村基层青年女性政治参与与积极性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一、理论假设

已有的研究文献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女性政治参与与积极性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一般而言,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妇女问题,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认识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的因素方面,本研究假设: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是女性自身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因素两个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理论解释框架,见图1。

女性参政积极性由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在因素共同决定,外部环境因素为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的宏观因素。一般认为,经济和社会水平发展、法制健全以及良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

收稿日期:2006-04-04

作者简介:肖周燕(1979-),女,湖南常德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

图1 影响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理论解释框架

高,并有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说这些因素为女性参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女性才有参政的热情。个体内在因素主要指的是个体内在特征,是微观层面的因素,个体内在的因素对女性参政积极性起决定性影响,自身内在条件因素一方面对女性来说是个自身能够控制的因素,另外也可以通过改善个体自身内在特征,达到提高女性参政积极性的目的。女性个体内在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特征、社会特征以及经济特征。人口基本特征如年龄、民族以及婚姻状况不同,参政积极性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对事物的认识不尽相同,而且民族和婚姻状况之间由于价值观以及对生活态度的侧重点不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存在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除此以外,个人内在的社会、经济特征,如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差异都会使女性参政积极性方面存在显著不同。

女性参政积极性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可以粗略地反映出影响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然而要更好的印证理论假设的客观和科学性,则需要进一步实证分析。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得性和我国农村基层女性研究的匮乏,本项研究仅局限于研究农村基层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影响,从而检验个体内在因素对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的理论假设。尽管本文只对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内在因素作研究,但它仍可丰富我们对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本研究农村青年女性年龄界定在18~40岁之间,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因此把青年年龄的最低年龄限制在18岁,上限限定在40岁,做出这样的年龄

限制,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年龄段的人,人体发育日渐成熟与稳定,是人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期间也是她们的智能能够充分发挥,进入独立工作和成家立业时期,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黄金时期。

二、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

本文所用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2003年8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组织的“关爱女孩行动”的课题研究,利用其中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农村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抽样涉及到13个地级市/地区,每个地级市/地区选出一个市县,又在每个市县中选出10个乡镇,每个乡镇选择一个代表村,共12000户左右家庭,通过对调查数据初步地筛选和整理,最后得到样本5647人。从总体上来看,被调查对象中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布比较均匀,分别占52.3%和47.7%。

本文主要采用一般描述性分析和多变量分析中的Probit模型两种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因为研究的目的是考察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影响因素。在我国,村委会或居委会是女性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组织形式,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加或未参加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行为反映出她们对政治参与的一种积极或消极态度,因此,我们利用问卷中“最近三年以来,您参加过选举村委会/居委会?”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影响因素。另外,本文侧重分析女性个体内在因素对积极性的影响,因而把反映个体内在特征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从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定义中看出,反映女性积极性的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通常对于这类特点的变量,在分析过程中,普遍采用logistic或probit模型,两种模型广泛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情况。尽管logistic模型可能比probit模型在计算上简单,但本文仍采用了probit模型,因为在具体应用上,二元probit模型估计的是给定一系列解释变量,女性是否参加选举居委会(村民大会)的概率问题。probit模型基本形式是:

$$y = \beta x + \varepsilon$$

其中, y 为因变量,表示该观察值为是否参加村委会(居委会), x 为自变量组,表示影响青年女性是否参与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因素,主要包括民族、

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家庭收入、家中谁决定大事等等, β 为代估计的系数, ε 为不可测的随机误差。

表 1 农村青年女性村委会参与情况的特征描述分析 单位:人、%

基本特征	类别	总人数	参与比例
民族	汉族	2 925	69 .13
	其他	2 722	77 .3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1 621	68 .48
	初中	3 631	76 .23
	高中/中专	641	61 .88
	大学及以上	42	64 .3
职业	农工商	5 450	73 .71
	干部	27	74 .1
	在校学生	103	43 .70
	无业及其他	45	55 .56
基本特征	类别	总人数	参与比例
婚姻状况	未婚	832	59 .50
	已婚	4 815	75 .41
经济状况	小于1 万	2 966	68 .81
	1 万—5 万	1 956	78 .02
	5 万—10 万	675	78 .07
	10 万以上	11	0 .09
家庭地位 (家中大事 由谁做主)	妻子、丈夫 或共商	4 029	75 .75
	父亲、母亲 或共商	446	58 .07
	全家商量 及其他	1 170	69 .49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组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

三、影响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的个体因素分析结果

1. 影响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的特征描述

表 1 反映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基层女性参与选举村委会(居委会)的基本情况,从农村青年女性是否参与选举居委会及相关各指标中看出,就农村青年女性从事职业的角度来而言,青年女干部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最强,从事与农工商等相关职业的青年女性参与的积极性次之,农村青年学生参加比例较低,这与农村青年女学生以学习为主,与实践接触较少,对诸多问题认识不够,因而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意识淡薄有关;从事农工商职业的女性考虑

到选举村委会的决策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会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而干部本身就有自身的政治背景,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显然会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女性积极性强。

我们从反映青年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指标可以看出,如果家中大事由父亲或母亲决定的家庭青年女性参与的积极性比家中大事由妻子或丈夫或共同决定的家庭的参与积极性要弱。一般来说,家中大事由妻子、丈夫或共同决定,体现出青年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相对较高,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青年女性自主的意识较强,凡事有自己的主张,参政的积极性就高;而家中大事不能做主的农村青年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家中地位较低,自主性也相对差,这样参政积极性也就不高。

从表 1 还可以看到,婚姻的状况不同,参政积极性也存在差异。农村已婚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或居委会,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比未婚青年女性高得多。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一般而言,已婚青年女性较未婚青年女性更具有责任感,她们会更顾及自身家庭的利益,注重自己家庭的发展,认为选举村委会或公共事务管理的决策影响到自身家庭的利益或发展,积极性会较高。而未婚女性更注重自己的进步或发展,对周边事务的关心的积极性会相对淡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参加村委会或居委会的选举,但很显然未婚青年女性对周边事务的态度决定了参政积极性比已婚青年女性的积极性低。

经济收入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随着年收入的增加青年女性的参与意识随之提高,但当收入超过 10 万元以上后,积极性反而随之降低了。我们对此现象这样解释,经济收入在提高的过程中,青年女性在农村的影响程度扩大,地位提高,客观上要求有较高家庭经济收入的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以提高村委会的影响力。从青年女性主观角度上来讲,家庭收入高的青年女性希望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参与选举村委会的积极性相对高,但当到达一定的临界点以后,青年女性的关注点转移,会更加注重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参政积极性则相对减弱。

教育水平的高低通常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女性自身受教育程度的不同,也是影响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表 1 证明了我们对此认识,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同,积极性上存在细微差异。此外,民族的不同,女性积极性程度也同样存在差异。我们发现,其他民族的女性参与积极性高于

汉族女性,这是因为总体来说汉族青年女性与少数民族青年女性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认识外界事物、对待问题的态度以及价值观不同,少数民族女性潜意识地觉得自己在整个社会中处于少数群体,会更加关注社区或村委会的发展,希望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或重视,参政积极性会高于汉族青年女性,而汉族青年女性则认为各自条件差别不大,选举村委会是比较普遍的行为,所以积极性较差。

2. 影响农村基层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多因素分析

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看出,民族、教育、职业、受教育程度等个人自身因素都造成了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的差异。但是,描述性统计分析不能区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而且难以了解影响的显著性,为了能够考察在所有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各因素对青年女性政治参与影响的情况,我们对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加村委会(居委会)情况进行了多变量的 probit 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 2)。

从表 2 看到,拟合优度检验结果通过了统计检验,表明模型的拟合良好,其中调整的 R^2 来自于相同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模型(OLS),其值为 0.416,说明所选择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青年女性自身内在因素对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为 41.6%。回归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是决定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最显著的个体内在因素,婚姻状况的系数为正值,而且在显著性水平为 0.01 时,说明婚姻状况与参与村民会(居委会)的概率正相关,结果表明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较未婚青年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居委会(村委会),体现出已婚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高于未婚青年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是否参与村委会(居委会)也有非常显著的积极效果,从表 2 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 z 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 0.05 的 X^2 临界值,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青年女性参与村委会(居委会)的机会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青年女性。同样,经济状况的高低对农村青年女性参加村委会(居委会)也有显著性影响,且 z 值较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农村基层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个体内在因素中,民族的系数为负值,统计意义上也较为显著,负值的意义说明其他民族的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于汉族农村女性,这与前面描述性分析相一致。职业状况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34,同样反映出职业状况对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有显著的负的影响,说明干部或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强

于从事农工商职业的女性。

表 2 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影响因素

Probit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因变量:是否参与村委会/居委会		
	系数	标准误	z 值
民族	- 0.260	0.036	- 7.271 *
婚姻状况	0.622	0.056	6.924 *
职业情况	- 0.339	0.038	- 4.60 *
经济状况	0.185	0.026	7.120 *
家庭地位	- 0.041	0.026	- 2.00
受教育程度	0.176	0.033	4.552 * *
皮尔逊 χ^2	279.2	P = 0.000 0	
$R^2_{adj} = 0.416$			

说明: * $P < 0.01$, * * $P < 0.05$ 。

总而言之,表 2 反映出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民族、经济和婚姻状况与描述性分析结果基本一致。但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在反映个人内在因素的所有特征中,其中“家庭地位”变量在本文所使用的样本中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因而不能说明家庭地位对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具有显著影响,这与我们事先的假设矛盾。究其原因,这与家庭地位和婚姻状况具有某种相关性有关,一般来说,青年女性如果已婚,家庭大事的决定权由自己或丈夫或自己与丈夫共同决定的可能性加大;如果是未婚女性,其生活或实践活动主要还依靠父母,因而家庭大事的决定权多由父母或全家共同商定决定,正是家庭地位与婚姻状况的这种相关性,使得家庭地位变量在解释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时,没有通过其统计检验。我们发现,家庭地位与女性的婚姻状况确实存在一定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33,这也极好地说明了家庭地位变量不显著的原因。

四、 结论与讨论

从描述性分析与多变量 probit 模型分析的结果看,统计分析的结果基本上与理论假设一致,客观、形象地揭示了农村基层青年女性个体自身因素对参政积极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从青年女性内在自身的因素来正确看待和处理农村青年女性参政问题。民族、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内在因素对农村女性参政积极性有显著影响。其中,青年女性婚姻状况是决定农村基层女性是否有积极性最主要的内在因素,这就使得政府为了提高农村基层青年女性

参政积极性,动员基层青年女性参政时,应该对未婚青年女性更加关注,这样才能做到动员的广泛性和有效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农村青年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也不一样,因此发展和普及教育,使教育惠及农村多数青年女性,从而使农村青年女性掌握更深、更广的科学知识也成为了提高农村基层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一项行之有效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另外,少数民族的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高于汉族女性,反映出少数民族农村青年女性对参政的重视,但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农村汉族青年女性对政治参与意识的淡薄,所以,在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时,需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需求。总之,在分析研究和动员农村青年女性参政积极性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她们的民族、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

需要把不同的经济情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社会经济特征区别对待,通过改善个人内在因素使农村基层女性参政积极性得到广泛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得到增强。

参考文献:

- [1] Dubois Ellen. Woman Suffrage: The view from Pacific[J].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000, 69(4): 969-973.
- [2] Hartman Kabi. A new approach to explaining fertility patterns: preferen wenment's history review[J]. 2003, 112(1): 349-374.
- [2] 王行娟. 中国妇女参政的行动[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1995.

Determinants of rural young women'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XIAO ZHOU-yan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er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conduct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reflects prominently the social status of women. However, the conduct of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based on the enthusiasm. According to the former researches, the article establishes the theoretic hypothe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young women'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Using the investigated data and Probit model, we demonstrate that women's individual factors affected their enthusiasm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occupation, education, marriage and economic condition etc are major possible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Key words: rural women;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enthusiasm

[编辑: 颜关明]